



雙  
枰  
記

上海亞東圖書館印行

本館發行各種小說者當代著名文學家如章行嚴（即顯初  
此人）蘇曼殊（即聖禪）其談詩者所撰著雙枰記一種即  
行嚴先生最近之作其餘者亦經先生手自選定皆表情高尙  
行文認美爲近世文藝中最上乘品業餘有暇能手一卷讀之  
不僅有裨神志且可助長文思實難得之小說也

# 雙 杓 記

爛柯山人

## 叙一

何郎羽冠稱神勇。章子當年有令名。枯骨可曾歸閩海。文章  
今已動英京。此予辛亥春居臨安時所作存歿六章之一也。  
存者爲爛柯山人。歿者爲何靡施。今予不知何故。忽來江戶。  
爛柯山人持所造雙杓記來令予敍。作書者及此書主人。皆  
在予詩中。作詩之人亦復陷入書中。予讀既竟。國家社會過

去未來之無限悲傷。一一湧現於腦裏。今不具陳。人將謂予小題大做也。

十年前中國民黨之零丁孤苦。豈不更甚於今日。當年咸以脆弱自傷。由今思之。有道德。有誠意。有犧牲精神。由純粹之愛國心而主張革命。如趙伯先。楊篤生。吳孟。俠。陳星臺。何靡施者。其人云亡。其魂不返。雖奔走國事者遍海內外。吾輩迂儒之隱憂。得未少減。趙楊吳陳。不惜自戕以勵薄俗。恐國人已忘其教訓。卽予亦墮落不堪。愧對亡友矣。靡施之死。殉情

邪。懷性邪。蓋未可偏執一見。其出於高尙之犧牲精神。非卑劣驕橫所可譏其是非。可斷言也。夫自殺者。非必爲至高無上之行。惟求之吾貪劣庸懦之民。實屬難能而可貴。卽靡施之死。純爲殉情。亦足以勵薄俗。罷民之用情者。既寡而殉情者。絕無。此實民族衰弱之徵。予讀雙杯記。固不獨爲亡友悲也。

泥城公校。固革命精神所充滿者也。靡施爲之魁。旋以內訌。外患交逼。而仆其凌亂可憐之狀。不啻爲今日民黨寫一小

影。靡施以一死解脫其無窮悲憤。誠無聊之極思。使靡施尙在其悲憤恐更甚於當年。豈復有脫解之善計。具此觀念而讀雙林記。欲自制其同情之淚。末由也矣。

書中人之懷抱與境遇。既如上文所陳。而作書者之懷抱與境遇。亦欲以略告讀者。爛柯山人嘗以純白書生自勵。予亦以此許之。爛柯山人素惡專橫政治與習慣。對國家主張人民之自由權利。對社會主張個人之自由權利。此亦予所極表同情者也。團體之成立。乃以維持及發達個體之權利已。

耳。個體之權利不存在。則團體遂無存在之必要。必欲存之。是曰盲動。爛柯山人之作此書。非標榜此義者也。而於此義有關係存焉。作書緣起。乃以代倭市之簫。鬻於某氏。擬設之大江日報。功未竣而歐行。在歐復爲飢驅。大江報亦未出版。作者遂改鬻其稿於宛平某報。以前受某氏貲。故別造他文。以易之。夫寒士賣文爲生。已爲天下至苦之境。而作者且以此因緣招天下無窮之謗。益可憐矣。悠悠之口。不必與較。所最悲者。與作者十餘載志同道合之楊篤生。亦因此以不想。

之辭加於作者。致爲他人所藉口。此作者之所痛心者歟。篤生性摯量狹。殷憂亂神急。不擇語。今日而提論及此。祇增作者懷舊之悲。他復何語。使褊狹社會。復因此推波助瀾。以造成專橫政治之結果。恐亦篤生之所痛心者歟。作者稱此書爲不祥之書。予亦云然。今以予不祥之人。敍此不祥之書。獻於不祥之社會。書中人不祥之痛苦。予可痛哭而道之。作者及社會不祥之痛苦。予不獲盡情痛哭道之者也。嗚呼。

民國三年九月日獨秀山民識於日本江戶

## 叙二

燕子山僧案爛柯山人此箸來意。實紀亡友何靡施性情遭際。從頭至尾。無一生砌之筆。所謂無限傷心。却不作態。而微詞正義。又豈甘爲何子一人造狎語邪。夫士君子惟恐修名不立。顧爲嬰嬰婉婉者。損其天年。奚獨何子。殆亦言者一往情深。勸懲垂誠焉耳。若夫東家之子。三五之年。飄香曳裾之姿。掩袖迴眸之艷。羅帶銀鈎。綃巾紅淚。簾外芭蕉之雨。陌頭楊柳之烟。人生好夢。儘逐春風。是亦難言者矣。迺書記翩翩。

鎮翡翠以爲床。拗珊瑚而作筆。寶鼎香消。寫流魂於異域。月華如水。聽墮葉於行宮。故宅江山。梨花雲夢。燕子庵中。淚眼更誰愁似我。小專山下。手持寒錫。弔才人。欲結同心。天涯何許。不獨秋風鳴鳥。聞者生哀也已。

甲寅七月七日

爛柯山人曰。余記此事。乃不能詳其究竟。書中要人。或中道暴折。或莫知所終。今所得刺。取入吾書者。僅於身歷耳。聞而止。然小說者。人生之鏡也。使其鏡忠於寫照。則卽留人間一片影。此片影要有真價。吾書所記。直吾國婚制新舊交接之一片影耳。至得爲忠

實之鏡與否。一任讀者評之。

一日亭午。予在上海某新聞社之編輯室。與同社友獨秀山民。當窗理雜報。聞鈴聲。掣之。得郵筒一事。蓋此編輯室位於上階。排印室下階。上階窗沿有繩垂而下。繩之末端繫以竹囊。囊身綴一小銅鈴。不及於地者尺許。兩室稿件往還。即以此囊爲遞役。時或郵書至者。僕人紀順性懶。或適紀順不在門。書落印書傭手。並恒納之囊。掣鈴相送。此時郵筒。卽遵此法而得者也。書緘封甚固。無郵局捺印。知爲遣併齋來書。致予友何靡施。字畫頗端秀。一望審爲。

女郎手跡書先入予手。獨秀瞥見之。嚷曰。吾見此種書來致靡施者屢矣。欲叩之。未得隙也。彼邇來顚頷殊異疇昔。吾早審其有關於婦女之事。吾輩與彼厚奚可不有以規之。余當時固不省獨秀何重視此事。顧曰。靡施何在。則頓憶其早膳後已他出矣。書既不獲。遞卽欲審所自來。而書面無朕兆可驗閱。乃擊鈴呼紀順。將詢之來人。紀順言來人固索復簡。比以何先生外出。無從得復。已令之歸矣。至書自何所來。未暇叩問。然此致書人來此頻矣。前約略聞之。若自榮平術也者。紀順言已自去。此件殊難驟得端兆。獨秀

即以原書置之。繼加鍵焉。予二人治事如故。此癸卯冬間事也。  
何靡施者。余同學友時擬渡日本習陸軍未就。余暫招之同寓者。  
也是乃吾書主人。理當鄭重敍其生平。且今以無端之艷東。予讀  
者疑團。尤不得不將前此所知於靡施者。一一紀之。以告讀者。靡  
施者閩產。銳穎絕遙。恒輩聞其幼時不樂塾課。喜隨市兒跳盪。以  
此軀幹發展。較學業有加。久之。凡超距搏躍之術。靡所不習。膂力  
尤絕人。余與之同學。在上海泥城公校。是歲本校與同地某私塾  
約爲競技會。靡施以兩手反攀鐵槓。腰橫於空。首與足如衡之平。

此所需於臂力者甚鉅。而靡施更齒銜白巾。一同校生握手而懸焉。如是者約十分鐘許。觀者舌擣。兩校生並皆失色。顧靡施多力。宜粗鹵。不爲女子所好。而貌殊雋潔。望而知爲深於情者。兩膀絕闊。筋肉彌豐。而面龐清減。雅不與其體力相稱。凡聞靡施之聲者。及見之輒謂不似。彼早歲去閩。曾一入天津水師學堂。修業綦三年。拳匪之亂。水師學生當編以備戰。未及發而天津陷。同學星竄。靡施匿廁中。飛彈透壁。掠項而過。然卒得出走上海。尋入南洋公學。南洋公學者。彼時研求近世科學。規模宏闊之校也。靡施在天

津治普通學久。操英語尤流達。入公學時。魁其曹。顧靡施姿高。不耐學。有時課績亦或疵劣。靡施良不措意。蓋其務外。自少小已然也。居頃之公學解散。費起於一墨水壺。此事於吾書爲支流之支。不贅錄。旋此中最高材者數人。發議創設學校。自教自育。靡施與焉。前公學監起居常州吳紫暉及總教浙江蔡民父。皆夙學通儒。雅得學生之望。至此亦欲舍去公學。寄示同情。靡施尤與此二君愜。遂從中斡旋。卒得二君提攜。所謂泥城公校者以立。退學在辛丑之冬。公學成立。則逾年之秋也。其間奔走庶務。號召同志。靡施

之力最多。靡施軀健神完。其才復能綜理微密。與人交必出肝胆相示。而人亦樂以示之。是時也。人醉於共和論。願實行之者厥惟此校。校中無監學。無師。無弟子之稱。共編校中人爲若干聯。每聯若干人。聯各置長。聯長由票舉。三月一更選。號曰聯法。教員由校中上級生自充。上級生則別就傳他校。不足亦復求益於外焉。方言理數之類。校中多素養澁者。外益之師。如吳紫暉之掌國文。蔡民父之教倫理。蘇州王肖堅之言名數。杭州章炎叔之講政治。皆妙絕一時。四方學者日益衆。翌年春。余亦自南京來會。震於其所。

聞也。初至吳紫暉謂曰。此流氓會館。胡辱君來。余遙謝。且相視而笑。聞之者亦各笑。中有欹牆而立者一人。獨突予視線。身服玄色單衫。纏髮如故。惟周遭淺者未薙。護長寸許。知邇時風趨最尙削髮。否則付之不難。薙且爲人笑。卽亦不怪。濃眉前橫。與朱唇相掩映。風采俊拔。予心儀之。退而詢知爲靡施。卽與納交。傾談甚曖。此人言不掩行。予亟許爲國士。此予識靡施之始也。顧此後浸淫共和。權界漫滅。校友間恒有意見衝突之事。益以外間逼拶。愈不可支。其後有聖人遊歐洲。著遊記。評議此校。謂學生服粗野而行暴

亂革命成。且爲法蘭西山岳黨。當時受禍。此種議論。是否亦與有力。今並不暇推校。惟粗野暴亂之詞。以加靡施。余決不承。余於此時。別從友人之招。與靡施誌別而去。亡何。蔡民父謀走德。吳紫暉走英。高材數輩走日本。此校竟至潰散。靡施與紫暉厚。紫暉之渡英也。送之香港。瀕行約予及同學子數人。至其船執別。述及本校之不終。各爲泣然。靡施爲色絕沉滯。如負重憂。余隱揣之。彼當不祇爲校事。及別紫暉歎歔者。因注視之。靡施覺急爲余言他事。並謂能自刻苦。乃進德宗要之圖。紫暉此行。資斧至乏。且至英更作

計畫。彼言居日本時。月得日幣八金。卽足膳讀之用云云。時諸子皆困乏。其言蓋以作東行者之氣也。是夜光景絕慘淡。無歡而別。久之靡施自香港歸。一度訪余。言將返閩。請資於家。爲游學計。不行矣。後靡施復來自閩。余方經營某新聞社。卽約與同居。此距獲東時僅一月有奇耳。獨秀山民性伉爽。得靡施恨晚。吾三人同居一室。夜抵足眠。日促膝談。意氣至相得。時更有社友燕子山僧喜作畫。亦靡施劇談之友。靡施資已足。行且東發。凡吾所悉於靡施者。彼時不過爾爾。

余既獲此柬。即時時盼靡施歸。而彼是夜歸良晚。殆近一句鐘矣。余與獨秀尙未寢。蓋新聞脫版速亦無前於十二句者。脫版後必更閱全稿。防有誤字。此役余與獨秀遞爲之。然一人爲之。餘一人恆與相守。不獨往寢。故余與獨秀同逾十二旬不睡以爲常。此次余爲值。獨秀就旁案邊譯蠶俄小說。俱將底事。則聞履聲橐橐。而靡施歸矣。未暇致問。彼卽滔滔爲余輩言。汪笑儂演黨人碑一劇。儘有未洽。靡施固解音律。而爲秦聲尤佳。有時曼聲長歌。其慷慨處。雅不與平日體態相稱。余與獨秀皆不能歌。而頗嗜劇。故靡施

每樂爲余輩談及此道。今夜之歸。必觀某劇而有所批評也。獨秀以急有所白。不待其詞畢。出書於襯。笑謂曰。今有函致予。何所自至。吾不知之。然審爲士女投報之事。吾輩固萬不能使人通信之權。特見子心旌憧憧。曠爽殊不似曩日。是必有難離之倩影。擾攘君身。吾輩義合忠謀。然無以相調。必不見告。今子欲陳其實者。此函在此。否則未可得也。寄書處靡施似已瞭然。聞言卽亦不驚。從容曰諾。卽從獨秀手擊函。展而讀之。讀時亦無異態。時吾三入方向爐。爐爲美國式。靡施讀旣。卽以鈴啓爐關。將投之火。獨秀急曰。

前言之謂何。靡施笑曰。與子觀之。亦無不可。特無益取悶耳。必欲之者。吾又何吝。卽舉函付獨秀。余攢頭同讀書詞甚簡。中有曰。妾四致書而君不答。妾料書必無誤。投何君薄行如是。何時有暇。卽來妾所以慰渴懷。並作長計。不妾聽者。妾恐君所屬望之地。行爲邱墟。餘詞不復更憶。然亦無多。且非關要。書末未署名。獨秀置書於膝。急搔其首曰。靡施吾更墮雲霧中矣。茲何事者。靡施慨然曰。余生二十四年矣。挾書走江海。自謂人情世態。亦頗諳習。何至爲此牝所陷。須知易近而難遠。此女子恒態。奚足怪者。但……總之。

吾將決去此邦。吾今日往虹口詢東洋郵船。則有名平羅者。於下  
週啓緹。更得東京友人寄字。則謂陸軍某校。速往可望編入天界。  
吾以身手彎強壓駿之骨。寧可以酣毒壞之。吾行當大袒高驥。以  
排遣情懷。更數年歸者。與吾子游。或當以武夫見屏矣。言已作乾  
笑。狀至可怖。余揣其隱痛至深。特難言喻。殊不知所以慰之。因念  
靡施者。活潑潑地人也。胡偶有拂意。其狀乃甚於殷憂之士。吾鄉  
有許苦叔者。其人之活潑。且甚於靡施。而憂患之來。竟於數日之  
間。自戕其生。特其憂患非婦女之關係耳。今靡施之有此態。恐非

佳朕。思至此。毛骨爲悚。見獨秀方張口作態。如有所待。而靡施恨  
恨之色。仍浮於面。余急曰。今夕勿復談此。旋亂以他語。遂各就寢。  
翌日。靡施早起外出。爲辦擣旅具也。余與獨秀仍治事於編輯室。  
獨秀曰。昨日之書。子何所見。余曰。未得窺要。獨秀曰。審其詞氣。決  
非出於閨秀之手。余曰。是未可知。獨秀曰。倘屬蕩婦。以靡施情懷  
磊落。果何由入此溷渠矣。有英人婦。見其夫與貓接吻。曰。人生嗜  
好。非可知者。靡施之謂也。余曰。是殊難料。此女有缺望語。意靡施  
必有所不屑。顧何以與靡施成此轍轍。則夾縫中之文章。非經驗

不能告余。不觀其是後突兀之語。明明有挾以相要乎。昔者英國詩人擺倫。有婢絕醜。自以與擺倫萬無通殷勤理。乃挾其畢生詩稿付爐火以要之。擺倫竟至。以此近醜婢。此女之惡聲。卽醜婢之故智也。特其所挾。或不爲竊詩稿之類耳。正論及此。而紀順報伍天奇至。

無錫伍天奇者。謹愿人也。亦泥城學友。與靡施曾同研於南洋公學。二人交至厚。彼旣訪靡施不遇。余接之於客室。談及靡施神情彷彿。若有心疾。頗相歎歎。天奇言彼亦見及。特叩之無朕兆。未識

所以爲謀也。余乃徐徐以獲柬事告之。並問曰。子與靡施相處久。曾不聞彼有關涉婦人之事乎。天奇沈吟久之。卽曰。何嘗無也。前歲與靡施同游曹家渡。曾遇一絕世名姝。吾料靡施萬不能恝置。然余審靡施且不識彼姝姓氏。突如之情來。胡自而來。且此種猥亵之詞。萬不出自美人之口。余聞天奇言。喜極曰。天下事之真相。恒在理想之外。是固未可知也。今且不論與此書有無關係。然以余得聞靡施驚豔之事。大是佳致。天奇爲余言之可乎。天奇曰。可。余固未嘗以此事告人。審子非不能與聞靡施秘密者。敢爲言之。

當吾輩既出公學。爲暇絕多。靡施頗愛天然之美。市中張徐各園。  
桑濮之地。意殊不屑。曹家渡較靜僻。邱壑之勝。冠絕滬上。靡施月  
必二三至。以爲恆。曹家渡有園曰小蘭亭。中植花木甚盛。園中有  
榭。兩偏皆室。室內几案配置。殊楚楚有致。游人例至此品茶。並置  
棋枰。任客就奕。一日傍晚。余與靡施遊此園。且卽左偏之室。相與  
彈棋。余棋少劣。然亦不易接應。以故鑿戰甚酣。右偏一室。余來時  
固闕無一人。不審何時。有一女郎偕一媼入。亦相與對奕。俄而胡  
兒二輩。亦以游覽至此榭。目左右視。瞰室中之。並有人也。徘徊久

之。已而闖入女室。女驚甚。仍按枰強自鎮制。與媼着子不輟。意闌入者頃之將自去。正不必自擾以取窘也。而彼人互爲啁哳。不知所操何詞。卽有其一。立近女案。對枰而哆。爲狀至可醜。女急乃推枰起。彼卽勢手掠女肩。爲媼所格。不達。女此時思奪門奔者。前有二兇橫阻。無幸越理。視後戶不掩者近寸。女乃奔之。略一審顧。卽更前行。媼從焉。此兩偏室。前後戶皆相逐開者。出右室之後。中經堂身。卽至左室。女計往外爲狀逾險。偷據左偏室而閉其前後戶者。碧眼胡兒當或消阻。時予室後戶正未閉。遂衝而入。忽見予與

靡施者在。紅上梨潤。莫可爲計。纔念可得同國人之扶掖。中心轉  
慰。惟余二人以正爭一子。刻思良苦。一枰以外。殊無所覺。故斗室  
中增此春蠶。雖逆料爲時未久。而欲定其入門之晷。刻正自不能。  
吾輩所據之棋枰。卽鑄於几石者。几面以檀木爲之中。嵌此石爲  
狀。殊歷落。女室之枰。亦正如是。此予事後留意而得者。此几位於  
室之中。中央吾輩占上下隅。吾面窗。靡施背焉。女郎自後戶來。適當  
予背。宜吾不能見。而靡施心志專致。亦迄未一舉首。女郎旣怯室  
外之強暴。更慙無端辱入人家。將與素未相識之男子周旋。而此

男子更未識兒無妄之災。迄不見顧。閉戶有所未安。反奔爲其所惱。呼助更不知所出。芳心自警。進退莫可。正自焦悚。而前掠女肩者已蹣跚至。女郎幾欲抗聲而呼。仍忽咽住。急出予之背。繞几而前。危立於靡施之後。媼更後女郎焉。氣息全默。羞懼莫狀。西偷竟近余几。以手越靡施之膚。求侵女靨。方女郎危立之頃。余旣見之。絕驚訝。欲引吭而未發。而彼偷之掌。則已摩靡施肩而過。其影卽於枰上收入靡施眼簾。靡始覺有異。昂首驟見胡兒狎亵狀。更一迴眸。則亭亭者忽焉在後。一髮之際。情勢瞭然。義俠憤興。拳勇

來格祇一伸掌。則彼獠已倒退十步外。觸牆踣矣。此方女郎早離立數武。眼光波動。含有無窮驚懼。與其感謝之情。非此世間語言。文字所能描寫。且眉黛櫻唇之際。倉卒間似見其噓氣而顰也者。嫗則口禮佛號。合十至額。靡施此時乃聲言曰。請女郎恕僕無狀。此獠護敗。勢殊未了。此局僕請當之。女郎其速行。女方不知所答。嫗如遇赦狀。抗聲曰。小姐馬車亦候久矣。其速行。靡施曰。馬車良便。十分鐘以內。吾決不許此獠跨越此室。女時慙感交迸。紅潮過耳。欲低聲作一謝辭。終不可得。余當靡施手擊西偷。卽已旁立。夙

稔靡施多力。駁此當亦匪難。此時殊不自審。旁髡愛神示予。此靡施命官。義當爲彼導之出險。乃信足行。示先導意。嫗捧女郎隨之。女及門。忽回首內顧。靡施時儼然以護美神將自居。又見予爲前導。意氣似舒。亦方目注女郎倩影。四眸相屬。如電之翕。靡施則急收視。私念吾輩落落丈夫。不當於瀕危之域。逼視一弱女子。其時狀極踧躇。幸別一胡兒聞變。繼入。謾罵之聲。起於此際。靡施之精神。尙得由此救脫。簪鄉而女郎之羞愧。尤不可爲地。意謂男兒相救。在禮宜申謝款。特兒此視。不過迴視難局。萬非固弄柔情。倘誤

以爲有意之凝眸。則殊辱人無上。此頃兩方設想。正自不同。在慧眼者觀之。以爲心電之通。此其焦點。凡此種思想。起伏於佳人奇士之胸。如電影之飄忽。爲刻至迅。雖描寫極肖。而究嫌滯拙。且局境倉皇。所爭悉在秒忽。更不容吾爲之覩縷。女郎正在羞怯。而嫗早聞西獮之聲。彌形警悚。緊捉女郎之臂曳之外奔。予亦不自制其足。未失導引俄而女郎撥嫗手脫立纖纖出巾。自拭額液。蓋已香喘微聞矣。予方作力前進。一回首。則吾已去女郎近十武。幾自失笑。以爲果何心者。將使美人與健兒競走。乃趣女前言曰。幸恕

僕鹵莽女郎不怯步否。女嫣然答曰。否。甚謝先生。音響清麗。有如春鶯。予試思之。以意境不憀。如予一旦於無意中。得見絕世麗姝。倩然展吻。其意又甚殷勤周至。此生如何可忘。此女之體態。約略可憶者。則修容白面。頗擅天然之美。年事約十七八以來。其人之孤高傲俗。可於引眸而得。是日服裝澹絕。裙青色。褶疊片片。爲風。歛舞。履襪皆新式。挽髻入時。纂以蟬翼之紗。髮毵毵。覆額風致清。豔入骨。吾方自忖。此行與靡施俱。乃令能者獨當危局。而吾乘機飽餐秀色。揆之於理。不可謂平。已而馬車在望。乃令媼謹侍女郎。

入幙。已遠立以俟之。女則再理前言。向余道謝。更欲發吻。默爾遽止。余乃答其意曰。以吾友之勇。荒倉二輩。良不足盡其技。女郎幸勿爲慮。女聞言頓慰。略爲禮而行。余旣觀其登車。覺此女舉止恬靜。立審爲大家閨秀。忽憶及桃花三月。曾於龍華道上遇一女郎。微步柳陰。輕盈彌妙。以爲游觀以來所未覩。以此方之。直浮葩耳。俄而蹄聲得得。馬已離園馳去。余頓憶靡施在內。受困不知何等。余貪與美人酬答。竟棄良朋。是寧可尙。乃絕足反奔。垂及榭。則靡施揚長出矣。余迎問狀。彼坦然曰。是無事也。女郎如何者。余曰。安

然行矣。靡施曰。善。然彼女受驚當非小者。余曰。是未可料。靡施曰。余待彼回復驚態。余責始卸。余曰。此誠男子之言也。彼胡奴果以何術了之。靡施曰。彼見余能操英語。大有羞色。余旋責以背棄人道。如此凌弱暴寡之舉。萬萬不能施之本國。今乃試於吾徒。吾甚願爾此次遇。余從受一有益之教訓。彼知理力舉無所用。漸至相與寒暄。卒乃爲禮而別。余行時。彼受擊者粗能舉步也。靡施與余且言且行。亦忘其去園幾許。偶舉目視。則赫然前陳油壁鬆然者。乃女郎之車也。御者手轡緩極欲停。車爲蓬式。蓬臥不張。遠見女

鄭與媼附耳作語。俄而媼下。余佯訝曰。汝家小姐固未行乎。媼曰。小姐以貽累官人。殊抱不安。特令媼將意致謝。且欲知胡奴果作何狀。媼言時移目注靡施。靡施簡舉其詞以告。媼抱頭去。靡施爲態絕矜。遲似有大問題待決者。時余二人傍小樹叢而立。余手摘野葩。欲覓一語以廣靡施意。迄不可得。則爲言西人橫行於中國。何日可了。靡施初不審。已而豁然。滔滔言中國民德民力。長此不進。欲求禦侮。憂憂其難。國家之昏頑。社會之窳敗。乃使弱女子供其犧牲。豈不可痛語。未終而媼更至。請靡施里居姓字。靡施決然。

曰。是何需者。今日之事爲機至偶。天相麗質。鄙人何有。寄語小姐。殷殷之意。感受良多。若此番未受驚懼。則下懷已慰。萍水姓字。無取相知也。媼領言去。尋復來。固申前請。謂否者。小姐將責其製詞未善。靡施不言。媼無計。乃奔告女。女知此着。將終無當。更附媼作數語。車隆隆發矣。車行既遠。隱約中猶見女回眸相矚。斜陽適反射其面。覆額之髮。受風微動。猶能辨識。余因念此女堅欲得靡施姓字。而不一垂問及已。平情論之。此局良非余力所能了處。凡人身懷一技。必食一報。則美人之青睞。法當加及吾友。顧吾二人同

行。又何必強分軒輊。如以前導爲可錄之勞。則卽以傾注吾友之餘瀝。浸潤及我。良亦匪薄。涉心如此。亦不自辨。爲妒爲癡。繼念靡施力出佳人於強暴之手。而此佳人不眷及彼。而厚一旁觀袖手之人。在理似又必無之事。是吾友之獲此。乃正當之權利。吾果何力與爭此一間之榮。倘欲此者。胡奴早在吾側。何不飽以老拳。則此時之冷落。實爲無能者應受之慘報。至此心氣頓平。不覺自笑。靡施視女行後。仍忽忽若有所思。聞予笑。亟問故。予漫應之曰。此女回顧時。夕陽被面。好一幀冶春圖畫。倘燕子山僧在此。又與之。

以美人標本矣。吾輩更爲繪色歸以告之。彼必頓足不迭。恨其未見。否。想其慾態。是以失笑。靡施聞言良信。曰。是必不可告之。妨爲人知。白致辱聞。秀予曰。是何待言。頃間之言。偶然浮想及之耳。予堅不告女姓字。其意何屬。靡施慨然曰。以吾輩身世學問皆非可爲情緒染者。浮花浪蕊。吾又何屑。倘女屬巨家。則自有矩範。在勢不宜以情自種荆棘。若由男子以術誘致。則男子爲可誅。故予立意。凡遇此種關頭。皆當力爲避去。一姓字之酬答。似亦不足輕重。然畢生之魔障。安知不由此而生。凡人事後。皆智迨萬丈懸崖。

兩俱陳。著而推原。禍始實不。外。口。耳。出。入。之。間。悔。恨。又。當。何。極。人亦孰無情者。擬予心。至於深坎。且欲先自陳說。况又重以柔情款接乎。特理欲交閔。利害接觸。吾最後之把持。竟是空滿前之障翳。天哉。今吾心中爲態至舒。卽此可見制慾之樂。吾至願長此不忘。今日之勝利。予聞言自服。靡施持義之正。以彼平日果力證之。良亦不難辨此。但靡施情種也。其立論高絕處。正用情痴絕處。所謂不忘今日之勝利者。寧能深爲保證乎。因曰。好自爲之。吾亦至願。子勿墜此情網也。言已。卽覓車歸寓。自後公校事。端緒至紛。靡施

勞極。無暇談及前事。卽予亦久已忘懷。今以子言梗觸。遂滔滔如此。子得毋惡其詞費乎。予曰。是何言者。旋自念由天奇所述。以如此美妙之人。何因出此種佻達悍妬之簡。此中疑竇。殊費窺探。予思至此。頓憶書中最後一語。與此容有關合。彼書明明爲妬而發。更非兩女同時繆輯。此語無自而萌。由是推勘。驪珠當不難得。但以吾忠於爲人。而行爲至與。偵探相近。殊失友道。少一沈思。而好奇之心。旋復偏塞。更詢天奇曰。子其別無餘聞乎。天奇恍然曰。予幾忘之。予貪敍當時之邂逅。致腦筋爲之滯澀。此後不曾一遇之。

於張園乎。予大喜過望。曰趣爲我言之。天奇出時辰表示之。曰諾。惟更十五分鐘。友人約食之期已屆。涂間需晷刻亦不少。吾有暇者。明日更來。予無奈。遂起送之。且堅約明日之期。

明日天奇不至。逾日始至。彼何以失約。予漫忘之。然不必苦憶矣。天奇既至。卽贗續言曰。黃龍公會。每月公開演說於張園。子所知也。予曰。然。猶憶此會初起。紫暉在公校評議室內。發問此會果政治革命之結集乎。抑教育革命之結集乎。與民父相持頗急。天奇曰。此演說會既有聲。聽者彌衆。女子亦有聞聲至者。張園之安塏。

第頗宏敞。爲會恆割左方一角。編次女座。一日予憶爲三月上旬。天氣清新。黃龍公會遵例爲演說。是日至者尤衆。女座亦填咽無餘。次演臺高出平地三尺許。臺左右側有板斜次及地。爲級如梯。此級非會中執事及演員次補者。例不得登。時予爲執事。故屢拾級上下。男女坐次。高下相齊。男座之眼光。不能平視達於女座。惟予所居之地。壇中全景。可以觸目無餘。女座又適當演台左次。尤爲呈露。予於無意中。覺座中有一似曾相識之女郎。漾吾眼光。令吾不敢正視。凝思至再。始復憶及。更一展。予幾越級而顛。私念。

此女胡因至此。去歲名園邂逅。爲時幾及一載。予輩雖或忘懷。而女子製情沈摯。安知別後相思。不息息以追尋。所慕爲事。彼才識超凡。必熟審今時風會。日新所有。英才秀士。走集於黃龍旗下者尤多。如有所探稽。彼中集會之場。萬難滑過。則彼美此番。莅會良非無因。今第一着。當詳察其態度何若。此時更矚女郎。則方與鄰坐一女。寒暄爲態。安詳已極。較之昔年相晤於警惕之餘者。又是一番風味。是日適衣白祫。通體素潔。所御之裙。依然舊製。然美人身段施此。最宜。予旣痴念移時。防爲觀者覺察。徐步而下。則場中

聲浪極雜。頗聞人竊竊私語。謂來者如此之多。皆吳紫暉懸牌爲餌。蓋紫暉演說。最能深入顯出。識者自服其明達。卽在婦孺。有時亦立徹中邊。故凡演說會。聽者無紫暉不樂。俄而鈴聲動。登場者數輩。以次遞演。聽衆如觀戲目。視前數句。毫不在意。已見輩中一人閃立。衆動色相語。謂吳紫暉至矣。紫暉體貌魁梧。善爲姿勢。以佐其說。更聲如洪鐘。振動屋瓦。及演至一句鐘以外。詞尤洶湧。不絕。每一頓挫。必聞掌聲。語竟。尤滿堂雷動矣。例紫暉演後。最難爲繼。時立於台左右級者。各有戒心。遲遲不發。靡施以關於校事。有

所陳述。遂排諸人而前。靡施音響不敵紫暉。始尤徐徐作勢。衆咸易之。逾數分鐘。妙緒始如雲而起。聽者方改容傾耳。而靡施則更作力以博衆歡。若以此番演說關係畢生。故不惜悉舉所有識力。併爲一席議論也者。靡施素不以演說著稱。予至此亦暗爲驚奇。謂似此詞鋒。甯有餘子。何靡施竟懷此技。而予相習弗知。忽憶此女今殆已見靡施爲態奚似者。因游視場內。以次及女。則見彼凝神靜聽。時時躡目及於台上。又恐若人眸與之遇。旋復收視爲狀。似極欣動。又極踧躇。倘靡施倏忽覩此。詞鋒當立時頓折。更窺靡

施則滔滔汨汨。正得文章妙處。墨無旁瀋。似未爲所見者。昔英倫有議員與其妻同赴議院。妻登車時。手指爲車門所壓。幾斷。俟其夫出院。始以示夫。夫遂以當日演詞聲震全國。今此女能使靡施視而無覩。亦實大有造於靡施。聯想及此。亦不計儻人不倫。由今思之。可笑甚也。予憶靡施此議。在闡明校義。要人贊同。雖就一校立詞語及關係。且及於政治社會各面。語語透闢。聞者慷慨奮迅。舒忱未遑。卽不以此義爲然。亦幾欲引身歸社。靡施平日詞令固佳。而演說之惹人狂讚者。則以此番爲第一。靡施語訖。鼓掌之聲。

墳然徹耳。予更竊視女郎。則似爲態極舒。悉領解靡施所言。而力表同意也者。靡施任校事。夥。匆匆返校。予職司周察。頗聞座間竊議。謂靡施辯才無礙。何亞紫。暉。有不知者。展轉相詢。答者每舉靡施名以對。此種聲浪。女座亦或聞之。女似已得演者主名。目左右。覲如鼠之索食。見刺刺談靡施者。屬耳至專。予窺其笑靨微開。殆深自慰。其昨年間訊之勞。無可自制。又恐爲女伴所覺。時强作嗽。聲以素手。出自巾。拭其香唾。爲態至娟巧。時行且閉塲。與會者以次散。女郎與一女伴相扶而行。予並目之登車。名園晚景。鬢鬚當。

年。佳人之回。頗則負乎不可復矣。予念予頻往來會場。理當識予至審。胡竟熟視無覩。時予且思且行。校距張園至近。正欲抽繹其故。舉手已垂及校門。予亟入事務室。覓靡施語之靡施。驚甚。似不能信。然亦無餘語語。予自後予或以彼女消息。詢之靡施。每含糊作答。泥城散後。予與靡施睽離。至此數月間之歷史。吾當轉以詢予矣。予曰。獲柬之外。予殊無所覺。即有亦不足取証此事。天奇曰。傷哉靡施也。畢生之煩惱。似兆端於彼女之重逢矣。然愚哉靡施。玲瓏如彼。似不審効媚於女子。徒自取悶。予笑曰。子言果真知靡

施者乎。天奇作自信狀。言次更爲他語。已而天奇行。

天奇去後。予細繹相逢之終始。卽決定靡施與彼女別有情史。爲天奇所不及知。且天奇理解尋常。有時透頂絕壁之談。靡施決不彼告。果欲知之徹底。非得當局者口道。殆不可能。顧用情之事。寧可宣之局外。若可宣者。寧復謂情。雖然。予知情者也。語言特鞭影耳。靡施容或以此諒。予不吝予告。且明日卽爲平羅出航之期。予與靡施同處。祇此一夕。風雲變態。一日萬千。別後蒼茫。更不知爲會何日。今夕不談。將更何待。遂決計直詢之靡施。獨秀者熱心於

靡施之事者也。天晉語予各節。予旣爲獨秀轉述之。遂同危坐。以待靡施之歸。時夜已逾午矣。靡施果歸。予從容卽而詢之。靡施聞言坦然。有如臨終待懺。竟欲盡情爲予傾吐。而轉恐詞之不赴。予覩狀大爲跼踴。深悔發問之誤。而靡施則已滔汨而下。是夜景絕沉澹。而靡施發聲較之平時尤低。時予方向火足踏爐弦。支肱於膝。以掌承腮。僅視靡施而諦聽焉。獨秀情直至悲涼處。輒以手擊案。予因自覺。幾不復辨爲人境。予固多身世之悲者。靡施言下感傷。令予揩涕。靡施殊未盡其詞。而言外之意。予儘能領解。靡施每。

下。一。義。乎。祇。能。以。涕。淚。酬。之。無。敢。曰。然。亦。無。敢。曰。否。惟。念。靡。施。以。  
如。許。年。老。而。至。情。堅。定。有。如。老。衲。抑。何。其。不。肖。白。雲。在。天。微。霜。渡。  
河。此。夕。之。情。話。纏。綿。大。似。會。此。一。宵。將。終。身。無。有。傾。膽。灑。肝。之。日。  
明。朝。兩。浦。生。離。耶。抑。死。別。耶。友。生。如。此。靜。女。何。堪。嗚。呼。自。吾。聞。此。  
長。夜。之。談。更。越。十。四。句。鐘。而。靡。施。東。矣。

今。茲。吾。書。當。歷。敍。靡。施。之。言。矣。靡。施。曰。黃。身。毒。子。所。知。也。當。日。予。  
演。說。歸。校。後。旋。得。一。柬。來。自。彼。人。意。極。駭。怪。謂。雖。曾。與。身。毒。同。會。  
場。通。姓。名。寄。書。則。從。來。所。無。且。此。人。素。有。醜。聲。今。果。何。事。以。簡。賚。

詢者。發函讀之。則謂有沈棋卿女士。傾慕足下久矣。審妾與足下有同社之雅。乞爲先容。妾居雖陋。尙自閑靜。可以傾談。沈女士今夕必來。妾許晚間七旬鐘。責臨爲望。書雖寥寥數語。而沈棋卿三字。經其珍重介紹。直印入予之腦蒂。終身無復漫漶。至棋卿何人者。証以天筭告予之言。不難運思即得。此女之用情。久而不渝。頗令人感服無地。惟樂與身毒往還。還是果何故。身毒之爲人。大不直於清議。倘此女與彼厚暱。吾亦何樂親之。然天筭恆爲予言。女郎倏然出塵。平生未見其兩律。以彼婦之不德。似又萬萬殊途。吾正

可利用此招。窮其究竟。然吾以青年無偶。深夜入人閨闥。設屬垣有耳。此裏胡以自明。似此蕩婦之居。萬無往訪理。且閨秀託人媒致男子。此甯禮法所宜。此女年事太稚。或未能籌思及此。吾則何人。豈可以良家女爲念。瓜田之約。萬不可踐。更一轉念。則以棋卿擊意。萬無可却。且以欲得其消息。熾念所至。禮防之想頓捐。遂決計如約而往。

靡施曰。吾言至此。當略序棋卿身世。使子想見其爲人。然後吾言較爲周澈。凡此皆吾於晤棋卿後得之。今顛倒敍述如此。此吾立

言自由。想爲吾子所許也。棋卿家於浙爲望族。祖父某曾作河帥。父名彝。雅好古學。未嘗仕進。以家居著書爲樂。所生子女各一子。曰琴甫爲長。女卽棋卿也。二人長侍父側。薰染極多。惟其父所見。以爲子女積學良非佳兆。以故詔導棋卿。不如琴甫。琴甫更從浙中名師游。文譽隆起。棋卿雖瞠居兄後。而出其鑽研所得。已足冠絕輩流矣。丁戌之間。學風乍轉。嗜古者流。亦漸覺徒讀父書之無益。是時琴甫卽得父命。與其中表弟曰桂兒者。同游滬瀆。入西人所設聖約翰書院。久之。琴甫學益進。桂兒雖放蕩。而校課亦殊能

升級時上海風化浸開。女學校亦漸興。起琴甫乃詳陳方略。要妹來遊。父卒許之。母與棋卿偕至滬。母殊戀女。女如入校。母卽卜居於滬。此壬寅夏事也。與予彈棋相遇之時。卽棋卿來滬未久之日。蓋女郎生長名勝之區。流連山水。爲其性癖。琴甫之校。旣傍梵曹二渡。卽時約其妹相與園遊。而中表桂兒者。戀棋卿切。恆覓罅近之。不堪其擾。琴甫亦厭惡之。如與妹晤。必不與俱。是日卽圖避桂兒以致後時。而棋卿則遲兄不至。以致不辱於強暴之手者。其間不能以寸。得予力禦二暴。五中感切。當亦有之。其後棋卿屢與兄

談及此事。兄雖義之。要不識其妹著意何所。妹亦不能相告。尋入法蘭西女學校。且寄宿母氏貲屋虹橋平安里居之。安息日前一夜。例就母氏。與談校中事。成誦習校課。娛母以爲常。而棋卿以未得予消息。心終不釋。且又萬不可告母。恐禁其游覽。則訪取之道。更自無由。適有以張園演說事告者。此安息日。棋卿得母命。偕一同學友與會。至是棋卿竟刺得予名。則微詢同席何君何人。時有隔座自承與予相識者。棋卿喜甚。遂移座與語。其人標榜予甚至。卽身毒也。夫喜談男子性行。幾爲女學生之慣風。身毒之言。果御

此慣風而行抑或窺取棋卿意。有意繪染皆不可知。惟身毒詞令便巧。致棋卿爲之傾倒。幾欲盡白其隱。環視坐間耳目太多。強自支厲。遂約卽時相訪而別。是夜棋卿至身毒許。意氣兩極。傾曖棋卿。旣爲傾瀝一切。身毒銳身爲之畫策。棋卿初謂以簡招。余不合禮法。身毒一爲譬說。旋卽霍然。是時棋卿感身毒至於極地。以爲熱腸古道。當今無輩也。是夕身毒留棋卿晚膳。卽揮簡招余。旣決心赴約。心志殊惝恍。時出時辰表視之。若恐其時之或屆也者。余爲校中幹事。校規不得夜出。余此行且冒不韪。心尤惴惴。身毒

居築平街。街去校不遠。至時。余陰出校。躡足以行。計程十分鐘可達。余以六點五十分行。比入街。則余表上長針。尙指在十一也。因徘徊街側。則見有軒恰對街門。窗櫺百葉。光自隙中透出。掩映高垣。如黃昏中層虹壓海。殊熠燿奪目。意或身毒之室。與計五分鐘已過。近戶微叩。有婢門焉。若預知客之將臨者。婢旋導登右階。階上爲夾室。大約一爲書齋。或客室。一卽身毒寢室。前軒外向。卽余來時閃灼之光所自出也。婢往敲寢室門。余訝婢何引客入此室處。然此意一瞥卽過。惟見室內陳設皆歐風。精潔無匹。牀以白獸。

骨爲之。四柱飾以精銅衾帳。絕白。此外幕榻之衣布壁之紙皆淡  
絕珠燈數事懸自藻井。更有籠紗新炬分列左右。凡身入其中。如  
驟遇廬山之瀑。白光奕奕。無敢逼觀。壁間懸蘇格蘭名后瑪尼像。  
娟美無倫。餘則名畫數幀。清幽欲絕。而室中溫燠特甚。且時有軟  
香微通鼻觀。右方設一小圓几。身毒坐下。隅棋卿上焉。婢旣導予  
入。身毒先起立。棋卿隨之。予一一鞠躬爲禮。身毒殊坦然。而棋卿  
色大頰。身顫欲仆。以兩指索几足。支之。几上紗燈微震。有聲。棋卿  
色故白。今以頰綈紅如桃。觀美人於華燈之下。光豔尤傾。一世身

毒姿首亦不惡。特與棋卿等量齊觀。則有仙凡之別。身毒旋禮余坐已與棋卿坐次無改。時滿室皆光而聲響全寂。三人者皆不知所以爲語。旣身毒與余寒暄。語多不復記憶。惟論蔡民父辦女校規則過嚴爲彼用力之處。尙未去懷久之。身毒提及曹家渡事。示意棋卿。棋卿媿不可仰。已復自定出言謝予。予曰。此何足道。彼時吾與一友彈棋。凝思至專。徒覺西人向已惡作劇。故以拳揮之。此予自衛。殊不知其爲女郎來也。棋卿云。此事關兒至大。如此卑謙。究安可者。試思荒園以內。一弱女子驟遇強暴。自非辱死。百計豈

能自救。兒非遇先生者。今且不知作何狀矣。此而不謝。良心其復許乎。予曰。吾昂藏七尺。見女子阨於暴夫之手。竟不能衛之出險。亦復成何丈夫。吾生多力。見有不愜於懷者。吾技卽癢。客氣所至。或不暇辨晰理之是非。以此償人事而害及己身者。往往而有。己亦且怨彼蒼賦。我力能徒滋多事。自爲女郎。故拳跔彼僉。則予爲念稍異。以爲以力與人事。不必皆爲過。有時亦自爲功。二者雖不必相準。而功則確有補過之日。爲德之報稱。卽在爲德之中。舍此他求。終不免俗人之投報也。已棋卿曰。君論至當。實則予所謂謝。

特宣之於言爲謝其在予心不過先生之所謂德而兒覺之而已其名爲謝而有所不肖則語言之咎須知人間儘有感覺無能名之者也予聞言大憾以爲女子安有此哲想卽答之曰即使情感中有此一境最好置之天空之中使爲風鼓盪以廣漠之野無何有之鄉爲其歸宿若必相與沾滯則一墮科網舉人世所有之煩惱困苦乘之無窮矣棋卿曰究亦安能免此天生慧種恒帶孽根諸凡糾繞固皆無可如何之事予曰亦未始無洗除淨盡之道予言至此頓覺所論過深以相逢之始而作如斯密切之語於禮未

可。則語態大是躊躇。而棋卿以予之矜遲。亦似悟其爲言之逾量。面大頰。身毒眼光靈活。雖不必渙然了解。而頗悉此中正賴渠綺合之力。則急以他語亂之。久之聲響稍寂。予幾欲覓一語而不可得。則曰。法蘭西女學堂教法何似者。棋卿曰。亦自不惡。教習皆西人。予在校專治英文。終日不見祖國文字。凡入此種學校者。大都年少基薄之輩。予意以爲因此成材者。固自有人。而大勢所趨。多使迂謹者喪其所守。浮薄者益奔放無所閑制。此等弊端。想男女校皆不能免。予曰。大抵如此。實則本國教育之乏根柢。當咎中小。

學之未興。此輩早年失學。今所學者。又不足養其德性。源不清矣。流胡不濁。而源清者。又復閉拒。恥言歐化。今日言吸取西方文明。誠非易事也。棋卿曰。是非有國學巨子。更殫精西籍。力以溝通東西文化。自任不可。予亦不欲久居此校。惟以家居略習文史。竊不自揣。欲由此採取西人理想。相與參稽。從吾所志。兒亦無尙專門名家。特文字之好。根自性天。卽送此浮生。亦舍此無以自慰。予聞言大服急。曰此不世之偉業。舉世男子。能語此者。果有幾人。今出自女郎。鄙人感慰之忱。百詞無以自達。倘餘生不爲戎馬所踐。得

一日親侍女郎捧書研墨。卽奄然長逝。猶有餘欣語。至此大以爲立言失體。截然咽住。更舉眸竊察棋卿。幸彼爲態尙平。似祇覺其出語之誠。未於言外有所猜度。余乃續言曰。國事傾危如此。鄙人獨居深念。竊以爲非可優游文學之時。故雖以觀書弄翰。性癖所存。而兩膊相權。亦殊欲以武力自奮。在女郎觀之。得毋惡其不文乎。棋卿遲疑久之。答曰。兒惡敢爲是想者。大凡才長者足以用世。而不爲世用。若女子之身。則局限彌苦耳。……爛柯山人曰。棋卿名門淑女。其自然之文彩。傳自種性。復潤之以心靈。濟之以講誦。

高尚優美四字。洵當之無媿。蓋天然文學之才也。靡施滿身精力。雖才高意廣。不屑屑尋行數墨。而出其餘技。亦足以絕倒時流。倘此時盡棄其野心。委懷縉譏。與棋卿雙雙遠蹈。卜宅於佳山美水之間。朝焚香以修史。夕踏月以聯吟。不可謂非占盡人間幸福矣。此雖想像之詞。而以棋卿之美才。爲之夫婿者。亦誠必得風流韻土。然後爲美滿姻緣。則如靡施旁出武門。殊非佳婿。顧靡施之才。本無施不可。徒以國家多難。世論崇尚軍國教育。亦遂自撫髀肉。恥爲坐談。此良不失英雄概略。當棋卿初聞靡施之論。當亦以

與己異趣。不滿於懷。繼思上馬殺賊。橫刀草檄。良文人所有事。更思及昨年受窘。以爲天下不平之事。亦惟武力足以平之。瞬息之間。思想變換。且謂靡施所當從事者。舍軍人無自。讀者當知。有崇信人或感激人。至於極地者。則其人之單詞隻語。恆足溶解其平生。之持挾而有餘。棋卿此時正與此類。故答言如此。可見其傾倒靡施極矣。予曰。鄙人甯足當此。更欲覓詞相語。則見身毒手據胡椅之腕。旋其螺絲之樞。左右支轉。狀極弗甯。予亟與之敷衍。身毒詞猥鄙不足舉。隨與棋卿亦作他談。瞬出表視之。則爲時已

晏乃立起興辭。棋卿無言。身毒殷勤爲後約。予漫應之。各爲禮而出。近梯次回視可憐之書齋。沈寂如故。似告余曰。是中主人亦固有夜游之樂。未得歸也。

自是棋卿與身毒浸習。予與爲會於身毒室者。可二三次。意氣之相許。無可言說。其中情狀。無待縷陳。惟棋卿之母。以女故卜居於滬。此時爲狀奚若者。想子亟欲知之也。蓋棋卿之母。巽弱無類。最易爲人言所動。在彼恆性。如伴女遊學等事。斷不爲之。徒以琴甫之勸誘。且習聞人言。朝令維新。女子無學。且不得嫁。則決從時尚。

襍被來申既來此間所見女流大都脫盡閨闥氣習亦良有放縱  
逾分者此在老年人見之自以爲節節不中程式卽如身毒棋卿  
引之爲友間一偕歸其家此老接之深爲鄙恥且屢次敦戒棋卿  
以後不可更伍此輩棋卿不能改其兄琴甫亦敦篤有父風雖與  
西人相習久而絕無夷場少年之態且其行事恆不依風潮爲動  
止此時海上志士持論殊急激琴甫獨謂其持之無物不可久長  
同時諸女學生氣燄亦寢張言論服束悉違恆軌爲琴甫所不喜  
且琴甫不主張自由結婚謂此種原理無可非難惟施之今時男

女。則。猶。黃。口。小。兒。僅。能。繞。床。行。乃。使。之。與。健。者。競。步。亦。足。未。舉。而。  
先。踏。耳。琴。甫。既。抱。此。念。其。與。切。膚。相。親。惟。恐。或。蹈。是。弊。者。外。惟。中。  
表。桂。兒。內。則。棋。卿。是。也。桂。兒。者。性。浮。滑。無。血。誠。不。審。愛。國。爲。何。物。  
故。雖。置。之。革。命。派。之。盤。渦。中。至。慮。其。如。當。時。少。年。之。感。情。橫。決。則。  
殊。不。必。故。琴。甫。之。當。勸。桂。兒。者。亦。惟。進。德。修。業。不。爲。浮。蕩。子。耳。棋。  
卿。氣。息。深。穩。似。不。至。爲。惡。習。所。染。然。習。慣。可。以。制。成。天。性。故。向。後。  
遠。矚。琴。甫。之。隱。憂。其。妹。爲。意。正。長。一。日。琴。甫。以。省。母。歸。談。及。上。海。  
風。氣。惡。劣。殊。易。誤。人。子。女。與。母。意。絕。合。此。老。素。愛。重。其。子。已。有。所。

見恆待琴甫決之。至男女風紀問題。其母持論之嚴。尤過琴甫。則得琴甫一言。宜更堅其壁壘。棋卿者。琴甫招之外出者也。倘有所失。將以重己之過。則言下之所以慫動其母者。自然深至。彼此問答之詞。余避煩不敍。惟見其母於琴甫言後。殊為其女悲嘆。亟思覓法為之。有家。琴甫之不主張自由結婚。未嘗於語中涉及。蓋此種語言陳之老母。殊屬多事。以卽有意主張。且遭其拒斥也。

余言至此。在余事中有一致命之傷。不得不珍重敍及。凡余所言。皆先後得之於人。亦或聞於棋卿。今吾為之穿插聯綴。以便言有

片段。想爲吾子所許。蓋母氏商量棋卿姻事時。又頗聞語及桂兒。桂兒者。余雖屢舉其名。而迄未詳其身世。其何以與余事有關係。亦未知。今爲補述於此。柱兒胡姓。其母卽琴甫之姑。亦浙中聞家。殷實尤逾於沈。先是琴甫之父。與桂兒之母。兄妹間情愛綦篤。桂兒生一年。棋卿呱呱以啼。桂兒母甯家。曾撫桂兒指棋卿言於兄曰。兩家姻好。賴此以綿。兄意謂何。棋卿父察其言誠。無可爲却。卽漫應之。其母歸。更實其言於桂兒父。亦得其畫諾。乃未及聘而桂兒母先卒。兩氏遂置此事不議。桂兒寢長。頗聞昔年指婚事。更以

植卿事事玉立尤中所懷乃以意哀其父。父果爲請踵約於沈。沈父母皆不欲。以桂兒不足婿也。然以有約故未卽峻拒。胡卽亦不更請。以沈父方嚴持之急。且至破裂也。桂兒雖游惰。然欲交歡沈氏。亦頗歛抑。渠本良家子。氣宇亦自雋拔。且善爲僞言詐行以欺長者。而周旋婦女之間。尤爲殷勤。久之沈父恆以少年跋弛爲其甥解免。而沈母則譽其善解人意。惟琴甫與棋卿始終鄙之。以爲此人滑稽終無進德之望。沈氏雖閨範嚴。而桂兒至戚。且自幼習居外家。出入閨闥。自不能免。且欲貢媚棋卿。則往來尤頻。棋卿雅

不善其人。以婚議故。尤遠嫌避之。而以桂兒有意尾隨。竟至不堪其擾。沈父母亦不謂然。以爲無論婚事成否。皆有所不宜也。桂兒之隨琴甫遊學也。頗出於沈父之意。一以使與棋卿相遠。一以此子非無可造。且視此行學業若何。再決婚計。桂兒至滬。亦已數年。中間雖或返浙。而爲時至暫。且以久別故。爲跡不期而疏。而年事增多。禮尤不便。故於棋卿。乃至僅得接見。桂兒智計方無所出。而琴甫適有招妹之舉。棋卿着滬後。桂兒有暇。卽來相守。天下至有禮法之家。旅居時亦從權變。且風會適轉。桂兒更得假新名義。與

爲委蛇而棋卿漠視桂兒。近且益甚。琴甫亦然。惟兄妹之趣意。究亦有殊。棋卿之鄙桂兒也。至於一文不值。萬萬不屑回顧。而琴甫則謂桂兒固非快婿。而以海上時流較之。亦正如二五之與一十。且棋卿之爲心。固別有鍾愛時情之餘地。倘非以舊俗囿之。不難絕足而馳而琴甫。則謂婚姻。至於自由。在今日之中國。實爲狂悖。是日與母縱談。所上桂兒評語。故非絕不中程。母聞言。乃謂擇婿果難其人。卽以桂兒遷就之何如。婚姻相續。無待訪查家世。亦是佳事。琴甫篤愛其妹者也。以爲得婿如桂兒。是良有憾。然驟舍此。

亦絕無上計。故答語異常模糊。而母氏非得琴甫言。亦不能卽決。所談遂無要領而罷。其餘語多。余暫不錄。吾子當憶棋卿琴甫。皆寄宿於校。今琴甫之歸也。乃在安息日。則棋卿應亦同在母室。至是日棋卿何在者。當不費思。卽得。蓋此母子間一席之話。與身。毒。室。中。纏。綿。悱。惻。之。談。約。占。同。一。之。時。間。遙。相。映。合。棋。卿。反。面。則。其。兄。先。數。刻。方。離。母。闥。也。

余既言與棋卿爲會。可數次矣。至余製思何若者。想子亦樂聞之。余每夕歸自密約。思想如潮起落。整夜無能貼席。余性非絕不恢

廓。又周閱世故。果何至過爲女兒痴態。園中驅除難以來。雖美人小影。久藏腦中。而念及艱難身世。卽已譬如浮雲。不復置意。余家亦中資。以年事論之。得一鄉人女。成禮於家。爲秩至順。家人欲之。顧余以爲不可。積年以來。奔走在外。歸省之日絕少。家有老父。差足自贍。幼弟一且入塾。母早故矣。余欲於家中多求貲。此必不能。且余父性迂古。恒不以余所爲爲然。余出入風潮之中。已浸有煩言矣。故余之拒婚。父雖不能過強。而倘以自由爲幟。與一己家絕。無瓜葛之女。漫相結合。一爲所聞。不難斥爲敗厥家聲。與余相絕。

則並其僅少之費。所恃以供旅學之費者。立爲烏有。余又素乏資生之術。且必欲自食其力。以余爲性。似非所堪。則糊口且難。更何挾以覆其所愛。且其時愛國之論。擴然如狂。萬無以室家自累理。且彼女不過春光一洩。何物狂徒。乃敢妄以婚姻之事期之。女郎。身價無倫。倘以汝之故。使之肝腸惱亂。蹤跡詭密。循至失歡。所親萬事瓦裂。爾牛衣一襲。既無福消受。坐看金枝之子。隨風萎化。則担其責者。又自何人。使非爾者。彼且得倚其家世。平視東床。優樂從容。以雙修其福慧。爾果何物。乃有此巨膽。戮人子女。剷滅人間。

幸福至於此者凡此種種皆余平日積算於胸介然自克以至身  
毒投簡之日無有變遷得簡之際異想忽然麻起以爲事已逾年  
而彼美猶眷不相忘殆可謂得一知己夫人有一知己而致相失  
無異虛生以吾落拓不偶之身而忽爲美人折柬相邀是猶老年  
肥遜之士忽被徵車雖無意出山而恩意之來不容不赴闕相答  
由校中移詣身毒途中皆爲狂想填塞明知身毒身世安有千金  
閨秀可密會於蕩婦之居顧轉念之來一瞥卽逝且若謂無論死  
生成敗終身之事良在茲行迨旣與接談覺彼人器識學問無一

不居己上。平居挾持意氣。狎觀女子。今則頓生漢文不及之思。來時尤想像幽期之女。終乏高騷之趣。而咫尺相對。覺爲態莊嚴絕世。如禮觀音反觀及己。則直俗物之尤。血管中滿裝糞滓。美人香澤。寧容爾親。若存妄念。祇益罪惡。予至此自克之念復生。然美人者。每精風鑒。彼慧眼所及。決不有誤。則吾亦何必妄自菲薄。惟彼女家世。吾未之悉。審其風範。必爲巨家。則今夜之事。或一漏聞。必且無幸。而吾家老父。亦且未易陳情。倘同墮情科。則所嘗之煩苦。將無紀極。此可見愛人良非易事。顧余年少氣盛。雖能燭照難處。

而一戀及新生希望。則復邁往無前。私衷自計。如彼女眞能愛予者。予誓與美人同其死。生思潮至於極點。而從前克己之念。又復齷至。後余與棋卿漸稔。復證以人言。稍得其家狀。然未出余之所料。故於余之情感。無所影響。大約予每赴棋卿之約。乃痴想驅之。而行迨予歸來。則復大悔。不應多種荆棘。自害害人。此種安息之夜。余心之不甯。遠逾平時。卽事生情。因情動欲。由欲反理。以理觀事。本事制愛。爲思廻環起伏。至於疲極。始得熟睡。予憶一夕反側最甚。鬢髮間見棋卿自身毒室出。余緊隨之。棋卿不知也。時已入

深夜而馬路行人如織。棋卿御四輪馬車。眼灼灼擦人人。各春光被面。且若盡解佳人意趣。特發舒一種吉祥之氣以相迎者。是夜棋卿玉容春藹。律以平日貞閑之態。一見卽知其異。車入虹橋。地較偏靜。兩面高垣。輪聲答響。街燈欺予。照美人乃不朗朗。車行雖速。予乃不解何故。相隨未失。比及衙門。而棋卿下矣。予亦竟隨之入。與之面母。其母則以是日與琴甫議微不合。沈憂之態。纖以煩惱之絲。染以龍鍾之色。極可憐怖。棋卿跨入其室。與道歸來遲。其母卽凝睇棋卿不已。棋卿廢然無能更聲。斯時二人著點正同。而

所懷各異。因之發態相射。兩兩矜持。棋卿靈犀一動。卽亦了解急沉斂其色。移坐近母。與瑣瑣言街頭景物。冀以是消釋其憂。母狀若弗聞。久之間曰。汝歸自身。毒許乎。曰。然去時不曾爲母言乎。母曰。然。然吾望汝以後。弗更交身。身毒良足誣汝以惡。棋卿聞言大震。竭力自支。幸不爲母覺。已而其母促棋卿歸寢。已亦起往後室。棋卿目送之。見其手觸扉幃。猶依稀作嘆聲也。棋卿復廢然久之。旋起。余方默念。棋卿果以何事開罪於母。見棋卿起。卽復隨之。棋卿至一室。方牽帷。卽有溫柔之香來撲予鼻。若告予曰。此香閨

也。予乃大詫。今日。予有何權。乃敢與佳人同歸臥室。顧此念之。生轉瞬即逝。惟見老嫗方折疊衾枕。望棋卿入口與寒暄而不爲禮。棋卿不暇他語。急卽嫗問母狀。嫗膝席床沿。且事事曰。今日少爺歸。與夫人談久。時正作勢理衾角。氣息復不續。棋卿急曰。談何事者。嫗則下床。駢兩指痛搔其髮。作醜態。若甚艱於言者。棋卿罵之。嫗頑笑。且徐徐續其言曰。少爺說上海風氣不好。近且益壞。少年男女都不規矩。小姐居此。亦非所宜。夫人彷彿以少爺之語爲然。小姐汝欲歸乎。嫗則不欲。上海繁華。百倍於浙。居此胡不樂。人家

閑事焉用管者祇要自家規矩好人家不規矩也不得不規矩到我們頭上。棋卿止之曰毋多言。夫人果謂何者。嫗曰夫人言以游學來。小姐不畢業。似乎無名。棋卿則氣若稍舒。嫗更曰夫人且詢少爺。桂少爺學業何似者。謂小姐與彼曾有指婚事。異日或且歸之。復曰毋怪嫗言無狀。夫人殊弗細思。桂少爺胡足偶小姐者。天鵝至爲雀食。寧復有理。小姐行否。余自不問。但必以余爲媵。余決不承。幸而少爺不以爲然。嫗呶呶之聲未已。棋卿已絕倒於椅。伏案嗚咽。而不成聲。余乃大驚。手足靡措。久之彷彿有物。出自棋卿。

之腔招予告之曰兒今與汝別矣兒初識君子未敢以彼事奉告歎恨多矣然事良礪初幸吾父母不守信誓得以從容擇其所天今吾母之言胡來者其果以彼其之子成人將有德耶抑爲小人之殷勤所餌耶抑以擇婿太難謂聞家如彼重以舊姻卽非快婿亦抱衾往耶此種思想索之予懷何以無有究之如彼輕薄小兒誰則顧之彼邇更纏繞吾身然一度向兒諧笑卽一度增兒厭惡平居涉念以爲社會之惡湔兒慧心世俗之網層層縛兒兒唯卽時成佛庶了此債乃無意之中竟與君子相遇在法男女乍見奚

有百年相託之思。特兒不解何故。名園一睇。恩愛之液。種於眼波。自爾以來。兒惄惄如有所矢。彼兒一入吾眼。更且狗矢弗如。數夕之談。頗以爲人間美滿之事。無逾於此。且自幸兒能得此。已不虛生。然仍當恃父母之愛。以格彼氏之約。更自奮勵。借學問之力。從容以申其自由。事或有幸耳。此想甫萌。卽爲橫風擢折。倘媼言確者。則彼氏不久當來取婚。而兒且卽時返浙。嗚呼。兒昨年果死於西。倉之手。亦大佳事。胡乃彼蒼戲弄君子。出而救兒。兒得君而生。此身竊復自有。賜談數夕。恩愛之深。已同山海。嗚呼。今生已矣。然

兒雖無福事君生天之後猶當以柔魂一縷默繞君側並呵護君身勿以兒故妄自戕賊嗚呼靡施吾夫：棋卿至是突然出聲媼卽前連呼小姐遂乃頓醒謂媼曰吾睡幾時者得毋夢耶媼曰小姐未睡夢何自至余見小姐以首伏几以爲有所思也余又以唐突得罪未敢煩瀆而小姐乃驟發聲彷彿道梅子二字媼乃前來招呼其實棋卿自量而出神而醒本不過兩分鐘故媼不以爲異且瑣瑣問何以思及梅子曰吾等離浙久後園中小姐所種之梅或枯而死矣棋卿長歎轉以驚媼媼曰夜深矣小姐幸速寢媼卽

爲卸去所飾。棋卿復歎扶媼行至床沿。又復痴坐。几上胡燈籠以巨罩作慘綠色。媼立床前。華髮交頤。面青白如鳩盤茶狀。殊可怖。時室中光景絕淒黯。惟聞媼更聲曰。小姐速寢。夜果深矣。棋卿乃下左帳。媼爲落其右幅。反閉後室戶而去。是時室內萬籟皆寂。其有不息之機盪予耳膜者。亦惟床頭歛聲與壁間鐘聲而已。予旣前聞棋卿之語。中心悲梗。至無可喻。桂兒之說。余向未聞知。今由美人之口。雪涕述之。理無有誤。則念棋卿愛余之篤。酸感之情。尤無可忍。亟欲製詞相答。而以老媼在室。未便爲此。且棋卿似未覺。

余在其室。余尤自憾。然余又自幸。彼未覺。余轉獲安寢。余伺棋卿。睡久。寂無可奈。悲尤莫勝。計與溫語。無逾斯時。余亦不憶。胆何。自。至。竟。乃。躡。足。近。榻。微掀其帳。則見棋卿。首向外。偏睡似熟。左手拊。腮。而右手加於被上。亵衣短袂。不掩其臂。被綠色。雪膚之澤。乃類。石脂。更移觀其面。則淚痕一線。宛然可尋。美豔不減平日。而微嫌。瘦損。余頓憶與棋卿別數時耳。胡憂能傷人。一至於此。憐歟愛歟。罪惡歟。不復自審。惟覺余膝屈於踏臺。以口就棋卿吻。微接之。棋卿。未覺。余復接之。祝曰。棋卿。余與爾誓之矣。棋卿仍未覺。余則歎。

息。陡聞鐘機一軋。余驚甚。一轉瞬間。乃舉室如漆渺無所見。惟樓窗與街燈相射。作光泥城術中一二履聲。橐橐能辨認爲余校中之第十四室而已。是乃一夢。

予夢中既略識桂兒之事。急欲取人言證之。計身毒往來棋卿家。或棋卿別有所言於彼。擬明日卽往訪之。身毒者。熱心於予與棋卿之介者也。顧何以爲此。以予粗歷世故。初且爲所蒙。今予以所獲之柬證之。亦不難立晤矣。予爲約身毒許。有時予或早至。則亦與之閒談。而通常且任予與棋卿坐語。彼乃避去。故身毒何求於

予。予尙未曉。然身毒浪蕊也。予早審之。使予一人造訪。爲勢絕險。顧欲得桂兒消息。卽亦不顧。翌日。予果乘機往瞰身毒。首詢以此。身毒曰。良確。身毒者。非必樂予事之成者也。然不使趨於成。則立失其所以相要之具。最好別有羈縻之術。而已以西廂爲陷阱。桂兒之事。其術之一助也。則爲予詳舉其顛末。身毒本善詞令。語尤滔滔不絕。曰。論以才貌心情。走下與棋卿。實天然良匹。特桂兒風貌。亦殊不惡。吾在棋卿家曾一見之。其風流處。人或特別見賞。亦未可料。且以舊姻而乘夙約。爲勢至順。相提以較。則此方之爲至

逆似不待論。吾若爲棋卿擋婚姻事。則二者孰可。亦至難定之權衡。何先生吾非欲阻撓足下者。男女相悅。本天下之至情。矧若二人節節相當。尤爲人世難逢之偶。惟天下事須預計結果。然後所下不爲虛著。棋卿生於守禮嚴正之家。兒女之外歡。何由陳請於堂上。妾意風聲一漏。危害且立及棋卿。彼其之子。旣夙爲棋卿所不屑。今得新知如子。當視彼更不值一錢。夫好女子。至逼嫁於一錢不值之人。而其女子又復激烈。爲道絕險。而逼嫁之事。又無可逃。先生智慮極周。此種情態。當已思及。夫天下用情。斷無自利。其

身而不爲所愛之人護惜者。倘棋卿以君故瀕於死。君果何恃以脫美人於難。金屋之貯。訴之足下財力。既有所不能。卽相挾偕亡。而到處皆強頑昏濁之巢。寧容名士美人。私來點綴。以足下青年。有望立身一敗。社會卽被以惡名。出世尋途。動皆荆棘。而棋卿以名門之子。服用素極清華。今以下嫁寒生。且爲奔女。縱不致牛衣對泣。而一舉手一投足。寸寸不能自如。子前此所擲之榮譽。及所嘗之艱苦。至是舉無以相償。而後來之發展。又復無望。則懊悔當作何狀。倘婦德稍虧。或且交謫。前日之愛情。勢難作證。縱尊夫人。

茹貧無懃然嫩枝軟葉經風摧折吾子視之又復何忍嗚呼天下  
情愛之縣縣不絕亦賴有物以副之耳所副之物不備行且由愛  
生悔由悔成恨由恨致死則一夕之良緣足釀終身之惡果此烏  
可不慎者凡此吾皆透節言之以吾所揣並此亦難自致其家防  
衛極周而桂兒耽耽欲得之心旦夕無能自遏決其大勢不久即  
將盡室過歸逼嫁一層萬難解免則押衙之役果屬何人何先生  
吾平心立論倘棋卿非有君置之心坎者桂兒之婚或且勉爲畫  
諾初時縱有悵惘而以桂兒殷殷將謾久且恩愛稠生君須知自

由婚姻希望最富。惟其太富，亦易失望。一至失望，苦乃莫狀。人爲惡姻，早委運命。一線恩情，引爲慰藉。苦中之樂，樂乃逾分。兩兩相較，寧取後者。若棋卿先與子訂盟，相死生，則殊未能望此。君當知女子爲情，絕無屈曲。癡之所至，舉一切利害而悉空之。故此種關頭，必恃爲男子者，不妄壘斷其愛。且善爲解導，使之走於和平。倘棋卿此時依然待字，則卽爲堂上所不欲。而紅娘之說，尙非絕不可行。顧今日情勢，乃不類此。故吾忠告君，卽欲使君知棋卿爲人，聘妻君與之接，不可過於濃密。致彼爲情所苦，至於無生。君若以

愛爲言。則此等云謂或亦在愛字界說以內。蓋自料無能享有其人。同時爲之犧牲他方幸福。其罪比之殺妻且應加等。君得毋以吾論爲過酷。凡人籌畫一事。何可不盡將前後左右審晰一通。凡吾所言。皆欲爲君計出萬全之助。君果有此計者。凡吾所能爲力。願悉奉之。君謂何者。身毒滔滔言此。至於終篇。如演講義。未嘗間歇。予無隙進一辭。然亦無一辭可進。覺身毒一字一針鑽予心孔。予幾欲跪捧其足。親其靴鼻。蓋予服身毒至於極地。所言如以巨鉗洞吾臟腑。提予肺肝以出。吾平時亦有此想。然百計陳之。亦終

不肖。且谿刻之文字。往往爲愛魔所不許。故利害之想偶一發端。萬萬不欲鞭辟近裏。身毒女流。何由具此鑄鎔造化之手段。涉念及此。毛骨爲竦。計此婦一席議論。當驅予於地球之外矣。卽應曰。君言甚當。特吾意亦不必欲得其人爲妻。身毒曰。誰非人妻。茲亦何害。特吾以棋卿大家閨秀。法當特眼相看。若吾輩者。直無施而不可耳。言時以手掠其右鬢。且作笑睨。予爲狀絕慟。予大懼不知所答。立悟身毒持論之鵠。大與予異趣。予少留此禍。且莫擇。乃立起興辭。身毒引予裾。予不顧。絕足奔回。

予歸校復卽身毒言思之以爲確有至理於是層理其說製爲數  
問自詰

一曰棋卿果愛予否。如不愛予則本文立時完卷無可言說。  
據身毒言彼似愛予且予自證亦確如是。

一曰予果能有其人否。自由婚姻之的能達否。身毒曰是或  
未能。予亦謂阻力絕重。

一曰予得其人。予果能保持一安樂之家否。身毒曰是或未  
能。予滋亦莫信。

一曰。棋卿舍予而外。別無所愛否。卽無所愛。果別無術以發生其愛。從容以送生涯否。身毒曰。是或有然。予亦不敢謂否。由是觀之。則棋卿雖愛予。倘予遵身毒訓。不更挑撥其情感。使之潛復其舊。復得身毒所預計之佳處。則予卽枯槁以終。亦所至願。然最後一問曰。倘棋卿立志嫁予否。且死。則予如何。予涉問至此。頓入昨夜夢境。彷彿棋卿臥予肘側。香澤微聞。予胸大震。乃不能作思。計往商身毒。或得長計。然有所懼。未敢卽行。時校事麻起。幸有他事捉予腦去。乃暫置此問不答。

章炎叔大家也。在予校講政治。病學生不中程。責各撰國文一首。以其精髓分爲兩班。而講程以異。學生不悅。與炎叔齟齬。而羣樂與吳紫暉。循致章吳大鬪。而學生中分子複雜。同僚屢屢傾軋。予爲調人。日不暇給。而炎叔與廣東康素甫辨論革命。致爲政府所忌。檄滬道捕之。詞連校中多人。校遂解散。予爲棋卿事惱亂之時。即在校事紛擾之頃。予連日困極。未嘗苦憶棋卿。然暇則棋卿二字。浮於腦際。應接室中。有美人畫兩幅。彷彿注名之字。乃作棋卿。鄰壁懸拿破崙像。注字亦類是。予因大異。一日偶暇。予計訪身毒。

非法。乃作函候之。兼詢棋卿狀。詞意殊懃懃。恐彼或不見告也。是日憶爲安息六日。別棋卿正爲一週。併去不久。卽持復歸。言棋卿安好。其家尙無異狀。惟前番頗遭母譴。明日棋卿或未能出也。予雖以不得見棋卿爲恨。而消息不惡。尙不絕惱。而紫暉以逮捕急謀。卽日走英。同學建議。予當伴送香港。予無可辭。憶是夜之半。予輩與子話別於龍門船上矣。

予自香港歸上海。黨事益糜爛。同人星竄。或且入獄。而身毒室主亦以風潮故。杜門不出。予焦甚。然無術晤身毒。卽投函亦莫可。而

吾旅囊至無一錢在。滬不能一日居。乃又匆匆返閩。謀貲於家。以東渡爲辭。得錢尙裕。此次由閩來。卽寓予處。予不聞棋卿風息。亦已月餘。焦灼莫奈。幸身毒處。主人治游如故。予乃冒險一訪身毒。所得關於棋卿者有數事。

一、棋卿自與吾最後一晤後。其母不許之出。故棋卿自爾未嘗至身毒許。

一、其家畏黨禍。圖返浙。早令棋卿退校。琴甫桂兒聞。並卒業於聖約翰書院。母女兄妹並桂兒。已於一月前行矣。

一、身毒比來曾一至棋卿家。未得晤。且爲其母所斥。

一、棋卿轉浙後。未嘗有書致身毒。

一、棋卿與予之關係。其母彷彿聞之。以所斥身毒語足以證之也。

予得狀頓癡。不知所爲。身毒頗憐予。慰予甚至。此次審予煩惱。未嘗擾予。予料商量無益。亦未就彼問計。而特以詞色假之。防後來或有棋卿信息落彼手也。是後身再與身毒通函。彼仍別無所聞。近有人告余。身毒室主審予往來其家。將問予罪。予思此至無謂。

且身毒似未能協助予事。乃絕足不往。而身毒殊不憚此。友人言。身毒鬧此種笑話。不止一次。故彼致予書如故。余悉置莫答。而彼煩言興矣。其實借廂之事。已成弩末。然予有畏彼處。則惟彼能造作言語。中傷棋卿。故近仍敷衍之。然欲壑無法可填也。

其實身毒所告余者。皆予意料所及。故以之輔證前設。最後問題。甚非切實根據。然吾棋卿天人也。謂其甘從輕薄兒。吾決不信。卽有是事矣。吾仍不信。卽爲吾前日所摯愛之人。爲之。故予解決最後問題。乃不可避之事。所謂古押衙者。吾爲之有餘。然予舍去家

族貧無立錐。置美人於鹽豉之中。愛之卽所以戕之。吾亦不欲。果不欲者。則美人之死。或更數日而知。進退皆是死谷。吾子之智如環。亦有法脫此否。予之東行。意良不忍。然吾異常躁急。更留數日。或先索我於枯魚之肆。故予亦惟望羣魔效力。領會身毒致祝棋卿之詞。而予幸得以枯臘之身。飛渡東海而已。

靡施言罷。神氣蕭索。蓋詞冗而唇焦。尙無可異。予因以茗進之。惟靡施今夕爲態殊平。不似邇日之煩急。若已胸有成竹者。予與獨秀腦中悉爲靡施之言灌滿。更無餘地可以運思。當時亦各有若

于語以答靡施。究竟果爲設策。抑屬慰藉。乃不能憶。可憶者。則詞極拙滯。毫不中律令耳。明日平羅行。靡施早九時當上舟。予與獨秀起與靡施同膳。靡施談笑不改常態。予殷殷以通信之勤。相屬且任爲訪查。棋卿返浙後情形。靡施喜。紀順隨報馬車至。予三人乘之赴虹橋。至石步則安徽蒯樞父在焉。樞父者與予善。夙與靡施以公校捐款事不協。以予故交歡焉。後且相視莫逆。棋卿之事。或且與聞。亦未可料。是日以送靡施故先候於此。余四人乃共登舟。未一刻。伍天奇至。時將啓航。甲板上人聲鼎沸。語不相聞。在此

數分鐘內亦殊難擇語而有煩憂者當尤不知爲詞故斯時五人全無聲響獨秀以手作勢向樞父予未辨所語云何天奇尤瑟縮不可奈適舟人速送客者登岸余等乃各與靡施握手別靡施沈靜之態立爲悲酸作謝一聲幾於出淚余等亦各道珍重無歡而返舟行旣遠予猶見靡施濃眉依稀可辨也

靡施行後予與獨秀無日不談及之渴望一書至乃久不可得予雖得一郵件寄自長崎而中僅入日本地圖綢巾一方乃無靡施一字予謂必彼登陸偶見此巾卽購以寄予初無暇作字也顧越

一週。予在某報紀事欄。見新聞一則。謂有憤懣生者。趁平羅號渡日本舟。未及神戶。約數英里。乘黑夜蹈海死。有與生同舟者。言生蓋效屈平。憤世自沈云。予大駭。呼獨秀曰。此必靡施也。獨秀亦謂然。則相與流涕。然猶冀其非確。明日某報登有憤懣生傳。並指證其姓字。詳言其性行。而皆與靡施相去萬里。予與獨秀皆不以此爲靡施不死之據。尋審死者確爲靡施。憤懣生之號。胡自而來。予乃莫知。卽亦不問。但哭曰。吾靡施死矣。爛柯山人曰。此靡施最後問題之答案也。靡施初無意與棋卿結婚。後以棋卿情摯。相與誓

之誓之卽願爲之死。而死之法有遲速順逆之不同。則靡施未能  
驟決。夫棋卿人之聘妻也。而靡施復爲棄人。其未婚前之障礙。與  
既婚後之艱困。皆在靡施燭照數計之中。以靡施之脫略仇爽。未  
能甘此未能甘此。而別無法以通其志。於是靡施死矣。靡施者愛  
棋卿者也。既不欲以艱苦戕之。則或有他道可免其艱。若靡施亦  
願爲犧牲供之。然愛字反面。乃爲妬字。則坐見鍾愛之人。爲人攫  
去。行險僥倖。旣所不欲。不出於自戕。其道奚由。於是靡施死矣。矧  
棋卿者靡施之安琪兒也。謂或不貞不可。愚議則以最後問頤刻。

刻相繩。非舍生不足以償之。於是靡施死矣。

靡施死兆頗多。東行前數日。曾填詞一闋。寄廣東薛氏美洲。署名  
裸死。屬予爲之登報。靡施素不能詞。而忽爲此署名。尤可怪。予當  
時亦未以爲異。今苦惱之餘。不能舉其詞。是可惜也。余與獨秀皆  
以詩哭之。獨秀且有棋卿今尙在。得否此心同之句。余大責其孟  
浪。獨秀曰。何孟浪也。余欲說明其故。乃沉思莫得。得之亦復不當。  
一笑而罷。至棋卿後來。胡似。余輩未能道一字。惟靡施所贈綢巾。  
逾年。予有事返長沙。藏之行篋。老父見而愛之。予遂以獻。至今尙

無恙也。

雙

禪

記

新編年九月出版

雙行記

定價大洋三角

必 約 集

撰著者 獨柯山人

出版者 甲寅雜誌社

印行者 亞東圖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福華里 亞東圖書館

雙 桦 記

獨柯山人著  
三角著

女 蟹 記

獨柯山人著  
三老著

二老著  
二角著

一角著  
二角著

一角著  
二角著

白 緣 巾

獨柯山人著  
三老著

孝 感 記

獨柯山人著  
三老著

合 本

獨柯山人著  
三老著

二老著  
一角著

一角著  
一角著

孤 雪 傳

獨柯山人著  
一角著

俠 女 記

獨柯山人著  
一角著

啁 啼 漫 記

獨柯山人著  
一角著

說 元 室 述 聞

獨柯山人著  
一角著

三 姝

獨柯山人著  
一角著

二 姝

獨柯山人著  
一角著

一 姝

獨柯山人著  
一角著

燒 紗 記

獨柯山人著  
一角著

焚 劍 記

獨柯山人著  
一角著